

江秉钧·著

故乡人

『鸟近黄昏皆绕树，人当岁暮定思乡。』
思念故乡，思恋故乡的一山一水，一草一木，但更主要的是思恋故乡的人。人是有感情的，每个人的的一生，最爱是人，最恨是人，最怕是人，最亲是人，印象最深的是人，时时怀念的也是人。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故乡人

『鸟近黄昏皆绕树，人当岁暮定思乡。』
思念故乡，思恋故乡的一山一水，一草一木，但更主要的是思恋故乡的人。人是有感情的，每个人的一生，最爱是人，最恨是人，最怕是人，最亲是人，印象最深的是人，时时怀念的也是人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故乡人/江秉钧著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5.6
ISBN 7-5039-2774-7

I. 故… II. 江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66656 号

故乡人

著 者 江秉钧
责任编辑 刘 飞
责任校对 方玉菊
版式设计 刘宝华
封面设计 111 设计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网 址 www.whyscbs.com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电 话 (010) 64813345 64813346 (总编室)
(010) 64813384 64813385 (发行部)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
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7.5
字 数 190 千字
书 号 ISBN 7-5039-2774-7/I·1260
定 价 13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

江秉钧 又名江南岸，1937年8月生，江苏省大丰市人。196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60年7月毕业于扬州师院中文专业，毕业后留院负责共青团工作。1963年底调回大丰工作，在中学任语文教师、政工组长。1973年3月调入大丰市委党校任教员、教研科长、高级讲师、调研员，1997年退休。

1992年开始致力于文学创作，著有长篇小说《乡村弯曲的路》、《蝴蝶帕》；影视文学剧本《风流天子——隋炀帝》；人物传记《烈士方强——袁文彬》、《革命志士传略》；文集《南岸涛声》（第二卷）等。

责任编辑：刘 飞

封面设计：1+1 設計

感情的，每个人的的一生，最爱是人，最恨
是人，最怕是人，最亲是人，印象最深的
是人，时时怀念的也是人。

文化艺术出版社
whysbooks@263.net

引 子

大凡高级动物都有恋乡恋土的特征。人为万物之灵，就更有恋土恋乡之情。自古以来，人的思乡恋土之情就文学作品中有了记载：“日暮途且远，游子悲故乡。”这是一首古诗中记载的一个无名氏离乡思土之悲情，而这种情感在《汉书·西域传》中写得则更加具体深切：“穹庐为室兮旃为墙，以肉为食兮酪为浆。居常土思兮心内伤，愿为黄鹄兮归故乡。”这是汉代元封年间江都王建之女远嫁乌孙时写的思乡文字。三国时曹操，这个叱咤风云，征战四方的人物，思乡之情不逊常人，他在《却东西门行》一诗中写道：“狐死归首丘，故乡安可忘。”意思是狐死的时候，头尚且要向着巢穴，我怎么会忘记生身之地——故乡呢！

到唐宋时期，人们的思乡之情成了许多诗歌吟咏的主题：“君自故乡来，应知故乡事。来日绮窗前，寒梅著花未。”这是著名诗人王维《杂诗三首》中的一句，他想家乡，连家乡的一草一木他都想。史称诗仙的李白，一生云游四海，但思乡之情可以说是伴随他一生，而且与日俱增：“锦城虽云乐，不如早还家。”“谁家玉笛暗飞声，散入春风满洛城。此夜曲中闻《折柳》，何人不起故园情。”《折柳》是乐府诗横吹

曲，内容多写离情别恨，李白每当听到《折柳》这样的曲子，马上就燃起思乡之情。至于他那首连3岁孩童都能背诵的《静夜思》：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；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”则更强烈地表达了他彻夜难眠的思乡之情。同代人称诗圣的杜甫同样如此：“一时今夕会，万里故乡情”，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。他对故乡、对故乡人的这种眷恋比前人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唐代思乡的不朽诗句还有诗人高适的《除夜作》：“故乡今夜思千里，霜鬓明朝又一年。”刘春虚的“归梦如春水，悠悠绕故乡”，李益的“不知何处吹芦管，一夜征人尽望乡”，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也写得很好：“海畔尖山似剑芒，秋来处处割愁肠。若为化得身千亿，散向峰头望故乡。”一个人眺望故乡尚不满足，希望自己化身无数站在山峰上眺望故乡，这种思念之情夸张得几乎无以复加。到了宋代，词盛极一时，也有许多思乡诗词写得很好。最有代表意义的是李清照的“故乡何处是，忘了除非醉”。

中国最后一个王朝，也有许多诗人的诗真切反映了眷恋故乡之情，例如崔岱齐的“鸟近黄昏皆绕树，人当岁暮定思乡”。沈受宏在《客晓》一诗中写道：“千里作远客，五更思故乡。”

思念故乡，思恋故乡的一山一水，一草一木，但更主要的是思恋故乡的人。人是有感情的，每个人的一生，最爱是人，最恨是人，最怕是人，最亲是人，印象最深的是人，时时怀念的也是人。

我从13岁起就离家外出读书工作，到老才返乡，乡音未改鬓发衰。然故乡往事在我脑海中的印象却历历在目，仿佛如昨……

我的故乡在宝华镇，是天宏县一个乡级建制的小镇，坐落在江之北，河之南，海之滨。镇前有一条不出名的小河叫马游河，河上曾经有过三座钢筋水泥大桥：荣华桥、宝华桥、严华桥，据说是由一个爱国实业家集资建造的。20世纪80年代在这荒芜的滩涂草地，建造成这样的桥，在当时轰动一时。三座桥建成后，这地方逐渐就形成三个小镇：荣华镇、严华集、宝华镇。

宝华镇位于三个集镇中间，从建镇开始就被四方人士所看中，不久便出了名，先就在于她那秀丽的自然景色，平原广阔，南江北河，临海朝阳，沃野千里。本来大平原上生活的人是难得看到山的，而独独在宝华镇的背后却有一座秀拔的山峰矗立着，如同天赐，那座山名为“望君归”，山上山下花木葱茏，远远看去就像一个穿着华丽的少妇在凝视远方，盼望她丈夫的归来。镇前那条马游河虽不太宽，却碧波荡漾，蜿蜒数百里，像条绿绸带环山绕镇。有人这样描绘：“秀拔青山抱绿水，弯弯绿水绕青山。青山林中鸣百鸟，水上来往打渔船。”这里一年四季气候温和，雨水调匀，土地肥沃，种什么长什么，季季收成好，刚刚开垦的那年头，凡来此地的人，都说能住在这里的人，都有前世修下的福。

宝华镇人天生一副聪明灵活的头脑，什么环境都能适应，应变能力特别强。改革开放以后，宝华镇新建的各式各样楼堂馆所如雨后春笋，鳞次栉比地排列在街道两旁。一个本来有些古色古香的中国小集镇，转眼间充满了现代气息。与附近其他乡村小集镇相比，宝华镇早已显得鹤立鸡群了。

宝华镇上的“有德集团公司”以数亿资产，雄伟的公司建筑而扬名四海，省市级各种报刊几乎天天报导宝华镇以及“有德集团”，诸如“省首富村”、“充满生命力的民营企业”等赞誉之词遍及版面。宝华镇还有一个典型——宝西村。宝西村集体之富，村民之富，充满了独具的特色。这个宝西村一千多人，如今家家资产平均数十万，清一色的洋房别墅。小轿车在中国人眼里本还算一个稀罕之物，在这里却不足为奇。

宝华镇充其量只有 80 年历史，当然没有历史名人，但人杰地灵。最出名的一个叫梁天良，是厅级干部。老人说宝华镇是一个风水宝地，因此才能诞生些出众的人物。梁天良是土生无疑的宝华镇人，土长也能说一半。青年时在镇上读书，参加工作后较长一段时间也在宝华镇，当然离开天宏以后官才越做越大，但在宝华镇有个一帆风顺的起点也

甚为重要。机遇与应变是他前进的基石，这两点他从不曾否认。在青少年时期，梁天良是个重乡情友情的人，随着步步升迁，这些情感却逐步淡漠了。

第二个叫柏兴华。他敢说敢为，执著追求，一生曲折坎坷，离婚判刑都不能改变他本色。有人说他是不识时务的呆人，但有人说他是好人。

第三个更值得大书特书的人，叫施有德。施有德一听就是农民常用的名字，他确实是贫苦农民出身。当初他的大名鲜为人知，当地人都叫他施长脚，还叫他另外一个绰号“攞瘪喇叭”。现在这些名字与绰号当然都不用了，他已是具有数亿资产的“有德集团公司”的董事长兼总经理，因此人前人后他都被称为施总，他的名声不仅因为他公司的资产庞大，还在于他身世的曲折离奇。

还有一个要介绍的是宝华镇宝西村支部书记金志存。宝西村是全县全市乃至全省出了名的先进典型村，金志存是村民选的党支部书记兼村长。他连选连任已近三十多年，年近 70，早已过了就任年限，但宝西村民硬是要他当下去。数十年他坚持三条：一是坚持村民当家做主。掌权干部源自民选，接受监督。二是村里大事须经全体村民商量通过执行。三是选用能人，充分发挥能人特长。

我是个记者，职业的特性，让我对那些有传奇经历的人物特别感兴趣，于是决心专程回故乡宝华镇走访故乡人。我轮流在各家作客，谈故乡的事大家都说要了解清楚情况，最好还是先会会施有德。

为了防止扑空，我在走访前先打了电话。因为施有德乃是一个大忙人，三日出省五日出国是常有的事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第一次电话反馈是“不在家”，回话的是一个女孩，语气傲慢不耐烦。第二次通话我报了自己身份，询问施总在否？对方说话的语气似乎婉转一些，“施总去日本了，不知道什么时间回来！”

过了两个多星期，我再去电话询问施总行踪，他的秘书杨萍说：

“到省里开会去了，三五天回来。”

又过了五天，我再次电话联系，对方笑着说：“记者同志，你真不凑巧，施总刚刚从省里回来，又到美国去了……至于什么时间回国，大概一个月以后吧！”

就这样施有德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东欧、西欧地满世界飞。我耐心等待了三个多月，才获得了一次见面机会。

2000年3月中旬，我匆匆乘车到了宝华镇，下了车，三步并作两步朝他公司奔，心里想，如果他突然有什么事，他那辆“KV98888”奔驰车一起动，几秒钟内便走得无影无踪。

我来到他那座金碧辉煌的办公大楼前，朝左边一排车库里瞧了一眼，那辆乌黑闪光的“KV98888”车还在。于是我放慢了脚步，一边走，一边整理着自己的服饰，几转三弯才找到他的董事长总经理室。总经理室分前厅和后厅，前厅门敞开着，一排豪华沙发整齐有序地靠墙排列着，茶椅上烟酒、鲜花一应俱全。通向后厅的门紧闭着，门旁放着一张漆光闪亮的办公桌，桌上放着电脑和几部不同颜色式样的电话，后边坐着一个穿着华丽的少女。

“你好！”这个中等偏高、微微有些胖的守门者，彬彬有礼地问候道。一听声音，我就知道她就是电话中已认识的那个杨萍。

“你好！施总在吧？”我问了一声。

“在。”她微笑着点了点头，又说：“现在有人，你坐。”

我坐了下来，另一个穿着同样讲究的少女，端了一杯茶，恭恭敬敬地放在我面前。这个女孩和杨萍差不多一个模样，也是洁白肤色、大眼、弯眉、小嘴、胖墩墩。

“谢谢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我接过杯子顺便问了一句。

“李珊珊。”她朝我瞅了一眼回答，声音很低，因为室内很静，所以我还能听清楚。

“几岁了，来了几年？”

“22，已经3年……”她似乎怕我继续追问，说完就蹑着脚走了。

我一个人默默地坐在那儿，半天的时间就要过去了，我有些焦急，于是站起来走到杨萍桌前，轻声地说：“杨小姐，请再通报一下施总……”

“你等一会，我问一下……”她拿起电话，低声地问：“施总，有个记者想见你……”电话内回了话，杨萍点着头。然后搁下电话对我说：“施总今日没时间，要你住下来。”

“住下来？”我很惊讶。

“是的，施总说，先住下来，他一定抽个时间和你好好聊聊……我们这儿住宿招待都还可以，你就住下来吧！机会难得。”

说完她拿起电话通知人接待，没一会儿，又一个年轻女孩走了进来，招呼我跟她走。

就这样我又耐心等了几天。这几天里对我的招待很周到，到时就有人来招呼吃饭、洗澡，但都是一些不熟悉的其他公司成员，当然时常也有些高高个儿、白嫩皮肤、弯眉大眼的小姐来陪伴，包括帮助按摩。这样日子就感到过得很快。有一天突然想起我已来三天了，尚未能直接和施总见面，心里有些焦急，却也无奈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耐心地等他吧，我安慰着自己。闲着没事，就屋前屋后地转。这是座很大的院落，不仅办公楼十分豪华气派，其他的建筑也十分协调，院前院后都很开阔，花草、树木、亭阁、假山、小桥、流水都模仿苏州拙政园、网师园等名园而建，但是有一点却很怪，在后园西北角，不伦不类地造有一座墓。这是一座用汉白玉石建造的墓，墓前立了一个一米多高的碑，碑上刻着“恩妻刘红粉墓”，两旁分别刻着“生于1940年5月”，“殁于1994年10月”。墓边是座假山，很高大。墓地的四周长了一圈高大的树，树叶十分繁茂。更使人感到惊奇的是，每日早晨我远远地看到一个女孩拿着一把锹，在墓地树根处挖个长方形坑，然后施总慢步走来，解下裤蹲下来解便，而且每次他解便的时间很长，嘴里喃喃自语，有时竟突然站起来，急匆匆地跑到墓前，含着泪跪下，喃喃自语……

我想施总的办公楼有现代化的办公设施，洗手间也很现代化，抽水马桶当然是必备的。施总为什么偏偏要在这儿挖坑解便，真是一个怪人。大约又过了三天，我仍耐着性子等待。我有时去宝西村看看，就这样看啊，想啊，时间过得还算快。在第六天晚饭后，我正想无事早睡，一个服务员在门外喊：“记者先生，施总请你去他房里去！”

我连忙起来，理好衣着，跟着他，几转三弯，进了施总的卧室。室内很明亮，设施很简单，一张很大的木板床，屋里还有些曾见过的公司女员工。施总见我进来，没有起立，只是笑着招手。我连忙走上前，毕恭毕敬地向他行了个礼，叫了一声：“施老板！”

他笑着说：“来啊，快坐下，实在忙，叫你等急了，将你这大记者晾在一边，坐了快一个星期的冷板凳，实在太过意不去，我一定要挤出时间和你好好谈谈。坐啊，珊珊啊，将椅子挪过来靠近些，这两年我的耳朵不如以前好，靠近能听清楚些！”

眼前的施总根本没有“搅瘪喇叭”的影子，他穿着金色睡衣坐在床沿，显得很魁伟，脸皮油光红润，头发染得乌黑，淡眉大眼高鼻梁，一副企业家的派头。只是额头上道道无法掩饰的皱纹，多少显出一些历经坎坷的农民气质。

听了施有德吩咐，珊珊将椅子搬了过来，于是我就坐在他床前，不料他还吩咐再靠近些，笑着说：“怎么？大记者还有些拘束？”

“有一点，”我坦白地说：“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……”

“哈哈……了不起……哈哈……”他抑制不住地大声笑着，笑得泪水都淌了出来，然后歇了口气，慢条斯理地感叹道：“告诉你，我近年琢磨，我前半生是被苦难所摆布；后半生又在矛盾中往前走。”他不断地摇着头，连连叹息不止。

“不、不、不，施总，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企业家……”我根据近几年报刊上的说辞，赞叹了他一番。

“好、好、好，随你们说，随你们说，等我介绍了我的身世以后，你会知道些更生动的东西。”他说着呷了一口茶，对我说：“请喝茶。”

然后我们开始了很长时间的交谈，连续两天彻夜交谈，从他的青少年一直谈到现在，主要谈他自己，谈他家里人，谈宝华镇，也谈金志存，其中梁天良和柏兴华等人他叙述得最多……

话说施有德因事前没有做好准备，思路有些乱，他想到哪里随口就说，先重复介绍了宝华镇。宝华镇是个垦区，居民分两种，一种原籍本地人，另一种是从通启海迁徙过来的人。60多年前这是一片海滩涂，遍地无边无际的芦苇、茅草，本地人以刈草烧盐为生，后来长江出口处出了一个读书人，因排行老四，当地人称他“四先生”。他目睹清政府的腐败，于是弃官走实业救国道路。为了开发民智，他办教育；为了对抗列强，他主张振兴民族工业，主张“棉铁主义”。实施中他首先注重纺织业，在家乡先后办了许多纺织厂，但不久，原料棉花又被英美等国抓在手中，为挽救他创办的棉纺织事业，他到沿海废盐兴垦，教民种植棉花，开垦滩涂。在他的号召与带领下，当地前后兴办起72个垦植公司，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，列强又纷纷把魔爪伸向中国，昙花一现的民族工业，在列强挤压之下又纷纷倒闭，特别是纺织工厂。通启海一带人多地少，许多无地与失业人员，为求生计，纷纷响应四先生的号召，背井离乡，举家追随四先生来此垦植，前后有十万之众。

施有德祖籍是海门，虽生在宝华镇，但在填写籍贯时，有时仍填

海门。父亲施志善，是个老实和善、勤劳节俭的农民，1922 年从海门迁徙到宝华镇。解放前的 20 多年，他年年希望又年年失望，租种了公司的 50 多亩地，刚想靠劳动致富过太平日子，日本鬼子来了，烧啊杀啊，好不容易将他们赶跑了。老百姓刚想过几天太平日子，国民党反动派来了，同样是抢啊杀啊，还是共产党领导人民一举将他们打败。土地改革，他分到地，土地变成自己的。施志善一家人倾注了全部心血，日子一天天好起来，所以一家人都拥护共产党。每当谈起党和政府，施有德父母总是说共产党英明，人民政府好，毛主席是救星。施有德的大哥、大姐早年夭折，剩下一个弟弟，两个妹妹。土改时施有德已近 10 岁，懂得自己沐浴在阳光下，生活过得自在舒适，无忧无虑。施家祖祖辈辈没有人进学校读过书，到了施有德这一代，施志善看到日子能过，加上当时读书不交钱，家家都送子女上学，他也将子女一个个都送进学校读书。因此，施有德兄妹四人都上过中学。

施老爷子现如今已八十有五，却仍住在宝华镇的一幢平房内，并且是这一带仅存的一所平房。说起来，这幢房还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建的，一排四间，两间厨房分排两头。他原计划分给两个儿子，大儿子施有德当时虽有房，因太差应该分，他二儿子施有才结婚时分一间卧房，一间客堂，一间厨房。自己再想办法在大房边砌个小屋，作为自己晚年居住之处。不料两个儿子 80 年代起开始发达，不仅自己另建了一幢别墅式小楼，且几次提出要将这老房拆掉，让老父母搬进别墅式新楼享福。可是老人执意不让拆除，而且一再申辩自己不愿住这些洋楼。施有德拗不过老人，只好让他保持原样的生活，但心里常感到不是滋味，惟恐被人指指戳戳，说他忘本不孝顺老人。

说来也奇，一些老人本来过着清苦日子，后来突然吃好住好，整日享清福，偏偏变得多灾多难。没过多久，人胖了，也懒得动了，变痴呆后就一命呜呼了。施志善一直保持原样生活，两手不停，日落而息，日出而起，粗茶淡饭。85 岁的人，竟头不昏眼不花耳不聋，走亲

访友，自行车一骑，驮着 83 岁的老伴，轻轻巧巧、不快不慢地走了。

“施老啊！有德有的是轿车，到哪儿去汽车一送，多舒服多方便，还踩自行车，不怕人笑话！”每次出门施志善总是遇到这些好心人。他听了总是嘿嘿一笑说：“没关系，还是自己骑好，活动活动筋骨，我是穷命……”施志善常被儿孙劝说，但施志善就是我行我素，时长日久，子孙们也就随他的便……

施有德这时叹了一口气说：“这就是所谓‘代沟’，很难沟通，为什么这么深，我也说不清楚。”

施有德说着说着，歇了一口气，然后感叹了一句：“啊，我父亲讲的故事真可以写几本书，可惜他当时不知道写，所以我打算请个秀才将父亲讲的故事整理成一本书，算个‘家史’，让后代子孙知道祖宗是怎么走过自己的一生，也让子孙知道父辈们所经历过的生活。”

施有德搁下不谈他父亲，又扯到自己幼年的身世。父母成亲时穷，没有自己的房，借住在外祖父家。他外祖父家有三间芦苇墙、茅草顶的堂屋，1936 年施有德却出生在天宏县宝华镇天北村外祖父家的磨房中。当时并不是外祖父连间住房也不腾出来，只是风俗讲，女儿不能在父母家生育，临产时一下找不到房，只好把外祖父厕所旁边的那间磨房整理一下，做了产房。过了三日，才重新住进外祖父家……

施有德刚讲了个开头，又岔到他人。他说：“有个柏兴华，也和我一样，他的母亲是在路旁一个猪圈中生下的他。不久他父亲牺牲了，因此柏兴华是个烈属子女。柏兴华从小就爱说爱道，他什么书都看，中国的外国的书都看，懂了点道理，于是就爱高谈阔论。在学校读书时，柏兴华常常被校长叫去批评，他就和校长争辩，校长辩不过他，就训斥警告他，但他本性难改，依然如旧。”

“解放后，文化教育事业也在发展，我们许多人都考上本县高中。同学中梁天良和柏兴华与我最要好，两年后，柏兴华转上了艺术中专，毕业时正好遇上反右派运动，只剩下三个月就可毕业的柏兴华因此没有拿到毕业证书。亏他写得一手好字好文章，弹跳吹拉唱都有一手，

被宝华镇文化站聘去，没有参加农业劳动。我们三人中只有梁天良被保送上了大学……”

经过一番边讲边整理思路的过程，施有德终于理出个头绪，于是他又先从自己说起。他这个“施长脚”的绰号是进了高中读书后才获得的。因为他那时身体蹿起来长，不到两年比同班同学梁天良、柏兴华高出半个多头，“长脚”这绰号是梁天良第一个叫起了头。

施有德笑了笑说：“其实我的脚也不十分长。一米八二的身材，省级的篮球队都还不要呢，但在农村里是很少看到的，因此少见就多怪。一米八二的人，在这里人眼中，就显得有些出格了，加上我原来又得过肺结核，脸上精瘦，全身干瘪，更显得又细又长。于是有人就替我起了一个很不雅的译名‘攮瘪喇叭’。这个绰号当然有些丑化，当面是不好叫的。以后我也曾一度发福一点，渐渐就沒有人再叫了，但‘长脚’大家已叫顺口。”他笑着继续说。

“在改革开放以前，我这个‘施长脚’很出名，远近十多里都知道。哈哈，连我老婆也开口闭口‘长脚’，而我的真实名字反而很少有人知道了。”

施有德介绍他原先是个养鸡能手，今天上亿资产也可以说是靠他养鸡起家的。原来施有德也做过大学梦，但他父亲不知还有什么中学大学，他想儿子读点书，能知书达理，将来或替人写写算算，或到小学堂里教教书，吃些省力饭。家里人既不奢望他发大财，更不奢望他做大官。

在他20岁那年的冬末春初，施有德突然咳嗽起来，那时他在高中二年级读书，开头总以为受了寒伤了风，过几天自己会好的。不料久咳不愈，夜里有汗，午后潮热，日见消瘦，请郎中先生一看，说是得了“肺结核”。“肺结核”是个洋名，俗称“肺癆”。这个病在今天已算不了什么疑难杂症，可是在三五十年前得了这个病，就像今天听到一个“癌”字，意味着阎王要请去报到了。因此，老年人患了此病，不想其他心事，整天只考虑一个“吃”字，趁活着能吃的尽量多吃，一